

泡书吧

□ 冯毅

眼下，“泡”字盛行，“吧”随其后。譬如，泡网吧，泡饭吧，泡陶吧，泡咖吧，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。在众多吧中，我独爱泡书吧。

其实，书吧就是由过去的书店演变发展而来。与泡商场不同，这里，可买，可租，可借阅，可浏览。吧内有空调，有桌椅，有饮水机，人与人都是小声地交谈。这里不仅环境优雅，且书香醉人，浸泡置其中，十分惬意。

泡书吧，买者少，泡者多。尤其是周末，许多上班族睡足觉之后，悠闲地踱进书吧，徜徉于书的海洋，胜似闲庭信步，检阅着一列列图书，和似曾相识的故交握手，乍见意中之书，怦然心动，一头扎进去。远离了尘世，室外喧嚣竟充耳不闻，柴米油盐也被置于脑后。时近中午或夕阳斜时，饥肠辘辘，才重回人间。

泡书吧者，以年轻人居多，校园的学子，成双的恋人，牵着小孩子手的年轻夫妻，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。吧内没有炫目的华丽衣服，没有嘈杂热闹，唯有脚步轻轻，谦谦礼让。即便情人的耳语也仿佛不好意思侵扰了大家的安宁，代之以默契的眼

神。在这一份清静里，再莽撞的人也会受到感染，变得轻声细语。听，耳边传来轻声的读唐诗声，噢，是妈妈诵给女儿；又一个男孩子缠着爷爷讲画上的故事……在这样的氛围里，大人们虽压低了声音，却讲得一丝不苟，绘声绘色，旁边人脸上也会露出会心的微笑。书翻了大半，眼睛有些酸涩，轻轻地揉一揉，伸个懒腰，在书架丛中漫一漫步，欣赏着一个一个如痴如醉的泡书者，未尝不是另一种享受！

书，对所有钟情于她的人都一视同仁。即便你囊中羞涩，只要和她真心相依相伴，她也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交给你。久久地，久久地，当你们不得不分手时，你虽没有把她带回家中，她也毫无怨言。作为一个相识相知的朋友，她已经刻在你的心里，印在脑海，伴随终生，还是穷困潦倒时。因为她深知，这难得的相遇，千百倍好于被带回家尘封高阁。时光在人与书的交流中逝去。在读书人的眼里，时间是一条日夜流淌的河，人生是一叶扁舟，而书籍是那高扬的风帆，浸润在书籍的生命能抵达远方。

(作者单位: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)

那片海

□ 宋雁龄

那天是个晴天，我第一次来到地坛公园。

从南门进入，迎面看到皇祇室，想象中的殿宇巍峨、黄瓦生辉，正被宛如骨骼般的手架和一张绿色防尘网包围。清晨的阳光洒下来，印到地面，是一片斑驳的光影，像是等待着一场新生。我绕过去，企图从缝隙里看一看，却来到方泽坛的入口。

已是秋末，园子里的树变得轻巧起来。银杏树、栾树、国槐……纷纷给自己减重，树叶在微风中飘摇，落到人们的身上，滑到地上，有些潇洒，更有些坦荡。唯有那几株老柏，似乎不惧四季轮转，它们以葱郁和苍劲来彰显时间的另一种存在。

方泽坛红墙外，一位老人正迎着朝阳，望向一个身穿古装的女孩。那被注视的女孩却毫无觉察，只自顾自地沉醉于朱红门壁与琉璃瓦的交相辉映之中。殊不知，自己的一举一动，早已被高处的鸟儿尽收眼底。我不认识这些鸟儿，不知道它们的名字，只管看着它们在古柏树的高处跳跃，俯视

所有的闯入者。那一刻，它们分明才是这古老园邸从容不迫的主宰。

当我渐渐迷失在朱红墙影之间时，一位青年人将我拉回现实。他看起来二十多岁，耳朵里塞着白色蓝牙耳机，目光从容，步履轻捷，由北往南穿过园子。我想，他是在奔赴心里惦念着的地方？

我沿着红墙缓慢向前走。想思考岁月给这个园子带来的肌理。没想到拐了一个弯，全因生怕入了谁的镜头而无法集中精神。我躲闪着，走向另一条路，来到方泽坛东侧小路上。

当我再次停下脚步时，仿若置身于一座小森林。绿色，劈头盖脸地涌向我，遮蔽了天空，几声鸦叫传来。四周是一排排相互依偎的侧柏，横成行竖成列，在霜华初绽的深秋，在绿草地的尽头，阳光将红墙照亮，折射出碎银子般的光亮。

第二次去，是个傍晚。

从公交车上下来时，夕阳还在和平里中街的尽头泛着最后一点暖橙。待我在售票处排队买完票，转过身，灰色宛如一块巨大的纱巾撒落下来。世界仿佛被谁轻

轻关掉了颜色的开关，顿时陷入一片温软的昏暗与朦胧里。

我有些无措，四处张望。在涌入园子的游客身后，我看到北门口树根下的残雪，那是冬的清寂和薄凉。时间，从来不会为某个人改变行进的速度，天地失色和霞光万道一样，是天地间光影的展现，而我，只是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而已。

我只是想慢慢地走啊，踏遍园子的每一条小路，每一个角落。看老人们抖空竹，看小孩子在草地上玩耍，也看年轻人在树林中穿梭。当然，还有那些坐在长椅上闭目凝神的人们，他们是在默想生存的重量，还是在与某个念头静静对话？

我总是认为，在夜色来临前，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。然而，银杏大道上的路灯亮起的片刻，像极了我的心跳，急促而慌乱，我的脚步再次变快。

一棵棵银杏树被我抛在身后，侧柏树、栾树没了影子，与人声嘈杂的游客们擦肩而过，他们的喧嚣明明在眼前，却又像在另一个世界。我像是和时间赛跑，而时间，还我倍速，我被追赶着，

以最快速度奔向了南门。仓促之中，也没顾上看一眼皇祇室，确认一下它是否得到了新生。

天色彻底暗下来，黑夜又一次笼罩大地。

我在安定门东大街面南站定，雍和宫的红让我回头再看地坛公园，它像是披了件隐身衣，彻底消失在暮色中。

我先后两次来到这个园子，究竟想寻找什么？寻找史铁生笔下的那片“海”吗？看那些树，尝试和它们静处吗？还是好奇它们如何做到在时间的长河里岿然不动，看日光月影、春去秋来和季节的更迭？方泽坛的青砖缝隙里的小草，黄了又绿，绿了又黄，任凭一群又一群陌生的人们，以朝圣般的心来到这里，留下足迹和易变的容颜？

绿灯亮了，我被过马路的人群裹挟着向前。我渐渐明白，我只是在紧张的行程缝隙里，为内心尚未成形的念头，寻找一个短暂停留的地方。远远看到那片海在时间的长河里，等待人们抵达，就已足够。而我不能停下，唯有将它轻轻装入心里，继续向前走。

雪坡牧歌

作者单位：丰宁满族自治县公安局
程里 摄



琼枝揽月

作者单位：沧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
孔大龙 摄



公告